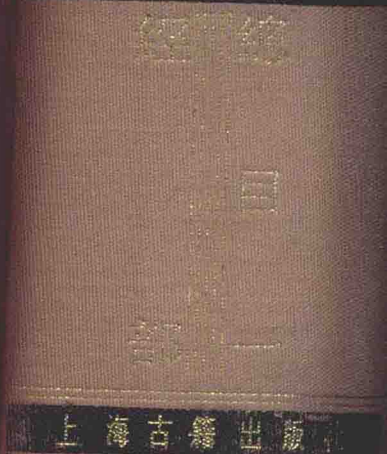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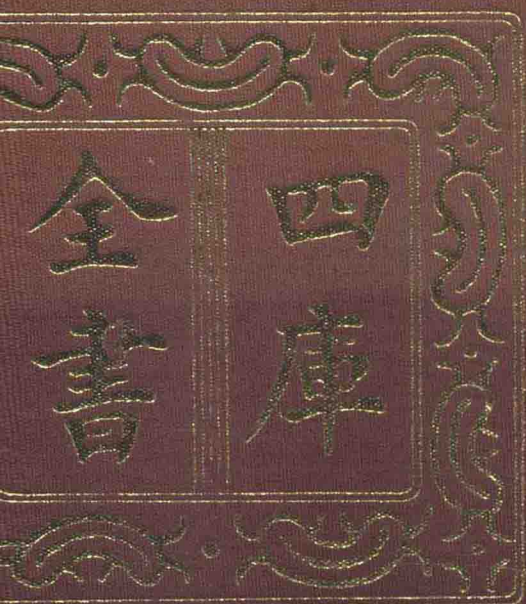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一冊

四庫全書

●上海古籍出版社

出版說明

纂修於十八世紀後期的《四庫全書》，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叢書，在全世界範圍也是薈萃羣書的空前鉅製。全書收載籍三千四百餘種，七萬九千餘冊（由於現存四部閣本冊卷互異，定數不易確說，此從通行約數）。此書修於清高宗弘曆在位時期，其時清王朝的統治達於全盛，文化相應繁榮，「漢學」興盛，大批學者遵循漢儒訓詁方法研治古籍。考據稽索，需要查閱羣書以探本求源，以往分項摘編的類書已不能適應這一要求，故當時學者周永年有編纂《儒藏》，將儒家典籍匯成總集，供學人使用之議。在此學術背景下，清高宗為了加強文化統治，欲寓禁於徵，便因勢利導，於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七二）下令全國徵書，次年又接受安徽學政朱筠的建議，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蒐

輯遺籍，并正式設館編纂《四庫全書》，任命王公大臣為總裁監管，以昭鄭重。歷年參加編纂工作的學者達三百餘人，分任副總裁、總閱、總纂、總校、提調、協勘、纂修、分校等職，董治實際業務。其中如紀昀、陸錫熊、戴震、邵晉涵、周永年、朱筠、王念孫、翁方綱、陳際新、程泰、吳尊夔、王太岳、姚鼎、門應兆等人，都是學識淹博閎通、各有專長的一代之選，因而保證了全書在選目、分類、輯補和撰寫提要等方面的學術質量。經過近十年的羣力經營，至乾隆四十六年（一七八一），全書始告完成。清政府編纂此書的目的，雖在於宣揚封建教化，炫耀文治，并乘機對不利於其統治的書籍加以抽改禁燬，但從總體看，畢竟匯集了在此以前的歷代主要著作，整理和保存了大量歷史文獻和各方面知識的典籍，大致涵蓋了到那時為止的中華文化建設的重大成就。

《四庫全書》編成後，又動員三千八百餘人，先後繕繕七部，分藏

於文淵（北京）、文溯（盛京）、文源（北京）、文津（承德）、文宗（鎮江）文匯（揚州）、文瀾（杭州）等七閣。文源、文宗、文匯三閣藏書，咸豐間燬於戰火，現存的四部因而已成珍本秘笈，長期以來，重門深鎖，讀者罕覩其面目。辛亥革命後，名流學者曾四次籌議影印此書，以廣流傳，礙於多種困難，未能實現。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三三年選取文淵閣本的一部份，編印成《四庫全書珍本叢書》初集；其後臺灣省商務印書館又陸續編印了第一至十二集，連同別集共十三集；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間，該館復將運臺的文淵閣本全部影印。至此，這部大書才公之於世。鑒於此書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遺產，文化學術界研究參考的需要甚殷，本社特據商務影印本重新影印，縮小體積，降低定價，以利於各界購置、收藏與使用。關於此書的編印出版意義，可得而言者約述如下：

一、《四庫全書》為中華文化淵藪，所收古籍之多，舉世無匹。內容

包括學術文化的各種門類，凡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哲學、歷史、文學、藝術，以及天文、曆法、算學、地理、水利、建築、農業、醫藥、生物等幾乎應有盡有；編纂上具有一定的科學性、完整性和系統性，分類按傳統的經、史、子、集四大部而加以細密化，共四十四類，其中的十五類又分六十六屬（內兩屬僅有存目），井然有序，在目録分類學上亦較前人有所進步。各部各類分別以重要典籍為中心，網羅有關著作，如經部環繞十三經，輔以解經、考訂、辨偽、名物等有關經學著作；史部以二十四史為主幹，旁及編年、紀事本末、別史、雜史、詔令奏議、傳記、史鈔之屬，與史學有關的地理、職官、政書、史評之類的著作，亦按部就班，縱橫貫連，各具統系。其他子部集部，亦復相似。學科內部書籍的輯理，也就其性質，區畫得宜。如《易》學向有義理、象數兩派，故經部《易》類將歷代兩派解《易》的代表作，按時代次序收錄，末附讖緯書，凡收一百一十六部；術數雖是《易》學的支衍，但其性質更近於子

部術數類，故移列於後者。分目時查核原書，糾正前人憑題分類的失誤，使名實相副，隸屬明確，卷帙浩繁而無雜亂之弊。可見全書的編排，有其辨章學術的匠心。歷代的類書均係撮拾羣籍，摘錄其片斷，無法窺見原書全貌，《四庫全書》則按叢書體例，收錄全書，保持其完整性。雖部份書籍出於政治原因，有所刪改，究屬少數。對已殘缺的書則多方輯遺校補。如二十四史中《舊五代史》久已亡佚，纂修者從《永樂大典》等書中輯補成書，使這套系列正史得以完備無缺。其他殘書賴校補恢復足本的例子頗多，無煩詳舉。全書選目亦較謹嚴，空疏浮泛之作一般不收。八股文為明清科舉官定文體，刻印泛濫，但《四庫全書》對制藝文字，只收一部，聊備一格，其他一律選落；而對婦女著作及域外譯著，則凡有價值者多予收羅。所收各書或輯善本，或加校勘補訂，每書均撰有提要，評介作者作品，兼及學術原委及其演變沿革，頗見功力。總之，依其收書之多，門類之廣，編列之得宜，《四庫

全書大致呈現了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面貌。

二、保存遺書和整理版本，也是《四庫全書》的一大特色。古書經千百年的世變，至乾隆時流失極多，編纂《四庫全書》時，於《永樂大典》中輯錄尚存的遺書特多。《大典》現殘存八百卷，僅占原書百分之三強，但在四庫設館時尚存百分之九十左右，故從《大典》輯出的當時已失傳或殘缺的共達二百八十種（其中四十多種實尚有傳本）近五千卷，以集部書最多；一些重要的科技著作，如《顛顛經》、《濟生方》、《數學九章》、《益古演段》之類，均賴以重見於世，可考見我民族科技史上的業績。同時在徵集到的全國一百二十家公私藏書中，也有不少罕見的古槧、鈔本，如宋刻《韓集舉正》、元刻《羣書會元截江網》、影宋鈔本陳勇撰《農書》、舊鈔本《劉給事集》等，均稱稀世珍本，賴《四庫》收錄，方獲流傳。他如乾隆時官修未刻書，即所謂敕撰本，如《歷代職官表》、《盛京通志》等，收入庫本後便成了以後刻本的祖本。至於《大典》

本、古本、鈔本的版本價值自不待言。以搜求善本著稱的《四部叢刊》不少書就採用源出於庫本的聚珍版，如《春秋繁露》、《水經注》、《意林》、《改魏集》等。又如史學常備書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，今傳的無論張本、浙局本，其底本皆直接間接出自庫本。《四庫全書》纂修時對羣書的校勘成果，未作全部紀錄，但寫成考證者仍有一千餘種，多出自對校勘學有素養的名家之手，在方法上不限於版本對校，亦用本書內校或用有關材料他校，最後由王太岳匯成《四庫全書考證》一百卷，殿於全書，可視作清人校勘範例，對校勘學發展起了推動作用。

三、就中國古書目錄學言，四庫目錄學亦有重要意義。《四庫總目提要》是繼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、《隋書·經籍志》以後的目錄學重要典籍。不少對古籍評價的觀點，雖如魯迅所說是「欽定」的，但許多事實性的羣書知識，仍不失為研究古籍入門的津梁。每書提要原由任該書編纂者分別撰寫，再由總纂紀昀稍作潤色，冠於卷前；其後輯集提

要單獨成書，紀氏為了文體一致，又增損潤色，以至原提要精萃之處或反遭刪落，而世間流行的却是紀定本。過去曾有學者建議將《四庫全書》原本提要，包括分纂稿一同刊行，以存其真。現在影印的《四庫全書》使原提要同時面世，讀者便可與行世的紀定本《總目提要》相互比勘，於辨章學術，博采衆議，亦不為無益。

四、由於《四庫全書》的價值，本世紀以來研究此書已形成專門的「四庫」學。但《四庫全書》纂修過程頗為複雜，全書編成以後既有抽改增補，又有館散而書未竣事的所謂「空匣書」等諸多情況，然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和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却已分別於書成的乾隆四十六年及次年編成，遂使《提要》和《簡明目錄》的書名、卷數、次序、版本等記錄，往往與庫本實際情況不符；這兩本目錄又略有出入。加之兩書的初刻本與翻刻本復有異同，學者往往限於條件未能從四庫原書根究，只能以目錄為準，許多問題撲朔迷離，論斷難免失誤，僅以

全書的種數卷冊言，亦未易精確統計，迄今尚無權威的定論。今以《歷代職官表》卷數為例，《提要》及《簡目》皆作六十三卷，而殿本却是七十二卷。《四部備要》等書的編者以為殿本方是足本，據以翻印，詎知庫本亦為七十一卷，只因四庫散館時此書尚未修竟，至乾隆五十四年全書告竣後始補入，故實際較兩本目錄所著錄的增出九卷。這類問題只有得到全書加以覆按，始能解決。又如參修人數，一般據「辦理《四庫全書》諸臣職名」表統計，均定為三百六十人，有些表中無名者，便未統計在內。如醫藥類書籍的詳校，全部由太醫院程泰、吳尊夔等擔任，庫本一一標有姓名，未睹全書者勢難於計算周全。舉凡此類，倘能直面原書，鈎稽會聚，自可從中獲得清代文化史上多方面的豐富資料。

《四庫全書》亦有其缺點，其向為學者所詬病的主要為兩個方面：一是前已提及的凡觸犯清朝忌諱的書，均遭禁燬抽改，使不少書籍因之

亡佚，其收入者亦面目改易，非復舊觀。一是主事者站在封建正統思想立場，且持門戶偏見，如詆毀進步思想、輕忽生產技術、蔑視小說戲曲等，遂使傳統文化的一些重要方面未被納入。例如李贄、顧炎武、黃宗羲、顏元、宋應星等人的著作多遭摒棄，儒學中尊程朱而非議其他學派，有失客觀公允。在具體整理工作上，也有不著錄版本出處、版本源流及作者生平失實等缺點。因此在接受這份豐富的文化遺產時，必須作出鑒別、分析和揚棄的努力。

現在據以影印的文淵閣本，是進呈的第一部正本，繕寫工整，訛奪衍誤較少；又因文淵閣地處大內，位於文華殿後，皇帝可就近經常翻閱；每年仲春文華殿經筵講畢，清高宗例於閣中賜茶，并與講官稽考羣書，四庫館臣畏書中發現錯誤而獲罪，故初校復校倍加審慎。文淵閣本今存三六三七五冊，連同《總目提要》（殿本）一二八冊，《四庫全書考證》七二冊，分架圖八冊，共計三六五八三冊，是現存諸閣本中冊

數最多，保存較完好的一部。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時，曾逐本逐卷逐頁清查，發現缺卷、缺頁、卷頁誤號、字迹模糊者有一千三百二十處，均加注說明。其實絕大多數為卷頁誤號，缺卷缺頁為數極少。部分缺頁已由收藏機構以《四庫全書薈要》或殿本配補，又鑒於《總目提要》所載書名、卷數與閣本不盡相合，故據原書另編新目，核定書名、卷數，並附有書名、撰人、冊頁索引，還編有全書書名、著者分析等三套索引卡片。新目出於衆手，檢點偶有失誤；所注缺卷，多為底本原來殘缺，少數為四庫館臣所刪，漏抄只是個別現象，讀者檢原書自可辨別。

本社此次重印，縮小其版面，少數字小圖密的卷頁，按原大附印於該冊之後，以期保持清晰可讀。對商務影印本曾逐卷逐頁作了復查，其新編總目亦重加校訂，三套卡片則重新編製附印，以備檢索。此次重印工作，得到各方面人士的關懷與支持，在此謹表謝忱。茲錄存蘇

步青教授為祝賀本書出版所賦詩章，為此弁言之殿。詩曰：

四庫全書天下聞，

中華文化此繽紛。

如今影印公於世，

博覽深探樂萬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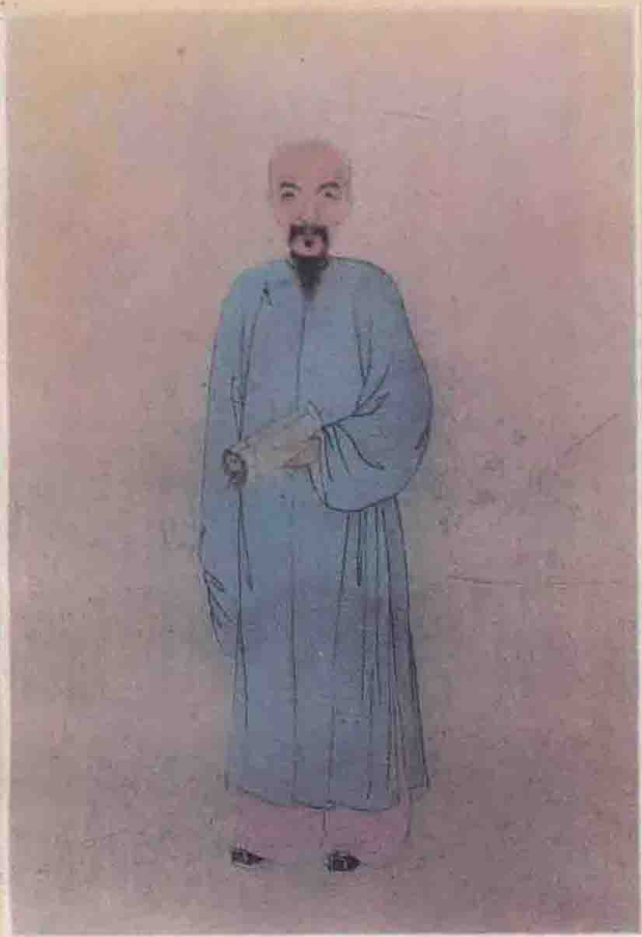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八月



清高宗弘曆

(1736年——1795年在位)



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
(1724年——1805年)



故宮文淵閣

文淵閣爲度藏四庫全書之所，在紫禁城文華殿後。乾隆四十年(1775年)仿寧波范氏天一閣式樣營建，四十七年(1782年)全書繕成，裝潢入藏。